

追忆儿时过大年

□ 朱会凤

现在的春节,已经嗅不出有多大“年味儿”。过年,更像是一个节日或假期符号,被刻在四季的年轮里,让每个生命,留下了一个叫做“年龄”的印记。

一进腊月到小年

记忆里,小时候的春节,总是与寒冷、热闹、红火和团圆密不可分。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像一列火车满载着一年的忙碌和收获、喜悦和期盼,“轰隆隆隆”一路驶来,似乎不弄出些动静,就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过年。

一进腊月,年味儿便像寒冷的冬日里某一处水井或某一户人家灶台上飘出的白色雾气,一丝丝、一缕缕,在空气中飘荡、弥散。伴着稀稀落落偶尔响起的鞭炮声,似晨起的薄雾,又似袅袅娜娜、若隐若现的炊烟,牵引着人的魂魄。

过了腊七腊八,年味儿又如同秧歌戏里暖场的鼓点,渐渐紧凑密实了起来。“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炖猪肉……”

腊月二十三,是农历小年,也是家家户户祭拜灶王爷的日子。老人们讲,这一天,灶王爷要上天汇报这家人一年来的善恶,玉皇大帝根据他的汇报,决定这一家新一年的吉凶祸福。所以,家家户户都会做粘米饭、蒸年糕,取意为用黏米饭粘上灶王爷的嘴,让他到了玉皇大帝那里,张

不开嘴,说不出家里人的坏话。

从这天起,家家户户迎大年的日程安排,开始变得满满当当。扫房子,洗衣服,炸油饼、炸糕、排叉,蒸馒头和粘豆包,宰鸡鸭,炖鱼肉……时间是以天为单位,倒计时计算的。

北风凛冽做卫生

那年月的冬天,总是很冷。大雪小雪,说来就来。

头一天上午,冷风吹进村庄,如同闯入了一伙强盗。许多条无形的鞭子,狠命抽打着门前枯瘦的大槐树。大槐树直愣愣站在原地,枝条左右摇摆,发出“呜呜呜”的啜泣声。列队摆放在院门口的玉米秸秆儿,被冷风抽打得东倒西歪,“哗啦啦”的细碎声响,是无效的抗议。即便是人,走在室外,也免不了被冷风搜身。风如刀,把人的脸割得生疼,不在人脸上留下两块红彤彤的烙印,就是它心慈手软。

到了第二天早上,却一下子万籁俱静,大雪封门。向外望去,室外一片银白。好像腊月里不来那么几场风、几场雪,就不足以烘托出大年三十饭桌上的肉香。这样的天气,若是赶上扫房子,受罪程度可想而知。

扫房子之前,母亲会吩咐我们将能搬动的家具、物件儿,全都搬到院子里,以防

止扫房时落上灰尘。然后,母亲穿上一身旧衣服,围上一块方头巾,将头发、鼻子和嘴巴捂个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黑亮的眼睛。我们将窗户和房门全部打开,母亲拿上她的武器——绑在长棍子上的一把扫地笤帚,便开始了她的战斗。三间正房的檩、椽子、山墙和房顶苇薄上积攒了一年的灰尘,是颓废的败兵,被母亲一一扫落在地。满屋子的黑色烟尘,恰似战场上激烈交战时的炮火硝烟,母亲在硝烟里孤身作战,我们是局外的旁观者。

我和哥哥、弟弟站在院中,站在父亲用大扫帚扫出来的那块被冻得坚硬如铁的黄土地上,不敢进屋,也不敢远离,默默注视着母亲在房间里忙碌。我们蹦蹦跳跳嬉笑打闹着,以此来驱赶寒冷,等待母亲扫房结束,帮着收拾落满灰尘的房间,擦拭房间里没有搬出来的板柜和其他那些大的家具、物件。

房间里收拾干净后,我们还要将搬到院里的家具物件儿清洗擦拭干净,搬回屋内。不知不觉,就是一天。

扫过房子,下一项就是清洗衣物。家里的窗帘、褥单和所有脏衣物,全部要在年前清洗干净,做到干干净净过大年。一出生便掉在了土窝里的农村人,浑身上下都是土做的。需要集中清洗的衣物,小山一样堆放在屋里地上。自家压水井里新

压上来的井水,白色的蒸汽袅袅升腾,手伸进水里,暖融融的。衣物洗完后,拿出来挂在晾衣绳上,等不到挂好,就成了带冰碴儿的布片。冰布片下端,垂挂着长长短短粗细不一,水晶般晶莹剔透的冰柱儿。沾满清水的双手,在冷空气中,针扎一般刺痛。

狼吞虎咽吃年夜饭

做完家里的卫生,一切收拾干净,小孩子期待的过年大戏——炸吃食、宰鸡鸭、炖鱼肉,才一幕一幕逐天上演。灶膛里燃烧的劈柴,烧热了大锅,烧暖了火炕,也烧出了油香、肉香,点燃了全家人的过年热情,也点亮了家中后面的日子。家家户户灶台上热气蒸腾,屋里屋外,大街小巷,处处飘散着紧张忙碌、喜气洋洋的“年味儿”。

年三十的中午,父亲会将家里板柜上那只常年摆着不用的细脖白瓷酒壶拿上桌,再拿来一个小白瓷酒杯,在酒杯里倒上酒,用一根火柴点燃,再将酒壶悬在点燃的酒杯上加热,为自己温上一壶白酒助兴。蓝色的火苗舌头般舔舐着白瓷酒壶壶底,像极了炎热夏季,我们用舌头,一下一下舔过冰凉甜美的冰棍。哥哥弟弟,我们一群孩子,已经等不及父亲将酒温热,抄起桌上的碗筷,狼吞虎咽地抢食着做梦都能馋出口水的各种炒菜和鱼、肉。

除夕的饺子

□ 顾丽雯

大年三十的傍晚,在一阵噼噼啪啪的爆竹声中,盖帘上那些捏好的饺子,经过手的跳板“噼里啪啦”地跳进正在咕咚咕咚冒着水泡的热水里。今年除夕的饺子和往年一样:三鲜馅儿、白菜肉馅儿两种。可是今年的饺子终究有点儿特别。哪里特别呢?那就先看锅里随着水泡一上一下翻腾不已的饺子吧。

大年三十捏饺子,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传统。大年三十吃饺子有“喜庆团圆”“吉祥如意”“财源滚滚”等寓意,这是饺子一年里享受到的最高礼遇。对于捏饺子,我着急着呢,尤其是现在是一大家子——七口人的饺子。磨蹭一点儿,就怕赶天黑捏不出来,我打心眼里着急。就来他个慢鸟先飞吧。吃完中午饭我就开始和面、择菜、洗菜、剁肉馅儿、切韭菜、拌馅儿,这个过程紧张又有序。接下来就开始最关键的一步儿——捏饺子了。我从面盆里揪出一块儿面,再把它搓成圆柱形的长条儿,然后左手攥着面柱,右手齐着左手攥着的食指和大拇指揪剂子,大小均匀的剂子一个个丢在面板上,脏乎乎的,可可爱了。瞧着面,瞧着一大盆的馅儿,我恨不得变成双枪老太婆,左右开弓,一手一个。唉!自个儿又没这本事。

“妈!我来。”这时媳妇儿走进厨房,我的心里一下子宽慰了许多。接着,正在上大学的闺女又走过来,她这些日子为了参加二月底的省考正在紧张地备考。多了两员大将,此刻,我急躁的心一下子踏实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还有啥怕的!赶天黑肯定能捏完。这时,孙女不声不响地走过来拿起饺子皮儿。“大孙女,你会捏吗?”“奶奶,我会捏。”“孙女儿过完年就七周了,总觉得孙女儿小,没有让她干过啥。我半信半疑地说:“行,捏吧。”我倒要看看孙女儿的手艺。“孙子,你拿剂子干啥?”一个揪好的剂子啥时到了孙子的手里?“想玩儿面啊?只可以拿一个。”我展示着我的严厉和宽容。“奶,我也捏。”听着过了年才刚刚五周岁的孙子的“豪言壮语”,我还是怀疑:“你会捏饺子?”“我捏我捏。”不由分说,孙子把饺子皮放在左手手心,右手拿起一把吃饭的勺子。“好,那你和姐姐比一比谁捏得好,捏得多。”我现在既成了老师又成了一只打气筒,给俩宝贝儿使劲鼓着劲儿。

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娘几个的手速也不慢,还未等到天黑,捏好的饺子就整整齐齐地摆满了三大盖帘儿。孙子孙女一改往日跟在爷爷、爸爸屁股后边去看放烟花的习惯,而是不约而同地等着饺子出锅。“从南边来了一群鹅,噼里啪啦跳下河,先沉底后漂着。”孩子眼睛盯着锅里,专心地等着自己的杰作出锅。约莫三四分钟的空,那些胖的瘦的形态各异的饺子漂了起来,被捞进了早已准备好的大盘子。孩子们叽叽喳喳。都是什么早的杰作呢?“‘五角星’和‘元宝’是我做的!”孙子眼尖。“哎呀,‘弯月’和‘六角形’是我捏的。”孙女也不甘示弱。“这又肥又壮的小猪是奶奶捏的,这个两头尖尖的小船是妈妈捏的!”“这个稳稳当当的大白鹅是姑姑捏的!”孙子又说。饭桌上,孙女、孙子狼吞虎咽,一家人笑逐颜开。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除夕的饺子,真的令我惊喜和自豪。

这时乡愁那时年

□ 田小柏

人世间,兜兜转转,缕缕乡愁,时而涌现。

点点烛光,如暗夜萤火,游走在乡间土路;又如黑夜火龙,穿行在天地之间。烛光越聚越多,平素寂静的村庄迎来了一年里最喧嚣的一天。

天色渐暗,人声渐起。饺子还没有下锅,“二踢脚”就窜上了天,第二次的炸响总是让人仰望和期待。院里的狗也躁动起来,仿佛嗅到了来势汹汹的“年”。

一群提着灯笼的娃娃已经出门,热气腾腾的饺子对他们早就没了吸引力。他们换上了新衣新裤,款式是单一了些,毕竟是在二婶的缝纫机上做出来的,没有成衣时髦,但是娃娃们依然开心得咧开了嘴,上学时穿的打着补丁的衣服早就被扔

在了炕上。

中间点起的蜡烛把手里的灯笼照得通红通红的,映着红扑扑的脸蛋。挑着点点烛光,娃们挨家挨户去拜年。

新衣服的口袋里塞满了瓜子、花生和糖果。娃们要时不时地提一提往下坠的裤子,嘴里的糖果从一种换到另一种,不管是沾满糖渣的没有包装纸的“橘子瓣”、硬硬的裹着塑料纸的水果糖,还是软软糯糯的皮糖,外硬内酥的“大虾酥”,都一股脑往嘴里塞,反正都是甜的。当然最好吃的糖果还是三奶家的大白兔奶糖,吃在嘴里,甜在心里。

没有路灯的土路并不平坦,尤其是下过雪,一脚踩下去,鞋子可能会拔不出来。可是娃们早已轻车熟路,闭着眼睛都

能知道哪里有牛车轧过的深深的车辙。走在路上,他们更在意的是提着的灯笼不要熄灭。冷风吹过,灯笼左右摇曳,烛光闪闪,娃们赶紧把灯笼藏在身后,护着这点点烛光。

有了烛光就有了乡音。提着灯笼的娃们操着浓重的地方口音穿行。打工在外的男人此刻回到乡里,迅速融入到这浓郁的夜色中。手里夹着的烟卷一闪一闪,应和着娃们手里的烛光。在这一天,男人犒劳了辛苦一年的自己,舍得抽一次带过滤嘴的烟卷,焦黄的散装烟叶被搁置在一边。揣上一盒好烟,到本家的叔叔或大爷家里坐一坐,一坐就是几袋烟的功夫。

当年的小灰瓦土坯房里也是有温度

写春联

□ 爱琪

来来往往,络绎不绝。老教师为人和善,从不推脱,随来随写,成了村里那些年最可亲可敬的人。

爷爷的二哥,在家族中排行老九,我们叫他九爷,九爷膝下无子女,退休后和我爸爸一起生活。每到春节,他也喜欢自己写春联,我们这些孙辈们开心地围着他转,我们把搜集来的春联说给他听,九爷一边写,嘴里一边不停地夸我们是爱学习的好孩子。

有一次,我脱口而出:“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九爷立时剑眉倒竖:“不好!换一个。”我又调皮地改成“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九爷冲着我瞪着眼:“什么新人旧人的?不好,不好。”

九爷一向疼爱我们,我们并不怕他,一阵哄堂大笑之后,还是乖乖地说出一副副吉祥如意的春联,什么“红梅含苞傲冬雪,

绿柳吐絮迎新春”“健康幸福年年有,如意财源日日来”等等,在我们的笑声中,期盼中,年三十那天,九爷的春联一幅幅华丽登场了。

待我成家后,明知自己的字特难看,还是喜欢自己写春联,大年三十,大门小门贴上拙作,倒也有一种自鸣得意的成就感。

渐渐的,那些印刷得色彩斑斓的春联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周围邻居家大门上的春联都花花绿绿的,五彩纷呈,再看自己写的春联如丑小鸭一样,羞涩中,我的春联完成了它的使命,光荣下岗整整二十年了。

时间如梭,“嗖嗖嗖”过得真快,马上就到春节了。我有了继续写春联的念头,于是和燕姐逛了几条街,买到红纸。店家热情地打招呼并问道:“买红纸做什么用啊?”“写春联。”我含笑而答。“我们是闲的,别笑话我们啊。”燕姐赶紧搭话。“呵呵,”店家笑了,“哪会笑话呢?自己

写春联,多接地气呀,还提前就有了节日气氛。其实现在除了特殊用处,红纸也不好卖了,现在红包和喜帖都是卖现成的,写春联的就更少了。”

买完红纸,燕子提醒我:“还得买笔墨吧?”“不用买了,我书柜上都有。”我回答。燕姐来到我家,我俩找出笔墨,开始裁纸张写春联,没学过毛笔字的我们,写得不亦乐乎!除了“福”字,我们还写了“心想事成”“大地回春”等几幅并不规范只图喜庆的春联。看着这几副“龙腾虎跃”“龙飞凤舞”的春联,我们哈哈地笑起来。

我们的春联其实真的就是“丑小鸭”,那又怎样呢?爱文字的我们,不只是爱涂鸭几句诗歌,同时也喜欢让春联在笔下生辉,在门上结彩,我和燕姐已经决定让墨香氤氲余生,有生之年将写春联进行到底。

